

南島风云

李英敏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南 島 風 云

李 英 敏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6·北京

南 島 風 云

李英敏著

★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宣武門外17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89號

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★

开本787×1 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印張·3 $\frac{3}{16}$ ·插頁2·字數64,000

1956年10月第1版

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9,000 定價(7) 0.32元

統一書號: 10061·4

內容說明

1943年，海南島正在日軍的侵占下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（瓊崖抗日游擊縱隊）向日軍展開英勇不屈的鬥爭。“瓊縱”某大隊為了要離開山區去作戰，便將一批傷員交給看護長符若華，負責隱蔽護理在山上養傷，等待大隊勝利歸來。

符若華他們堅持在山上，受到日軍的封鎖、包圍，被切斷了與羣眾的聯繫，糧食、藥品用完了，忍受着飢餓和傷痛；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戰士們，他們的戰鬥精神是旺盛的，在几乎是絕望的環境里，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難，經受了種種嚴重考驗後，終於養好了傷，勝利地與大隊會合。

劇本描寫了這些英雄戰士，在嚴峻的鬥爭考驗里，表現出了中國人民的優秀品質和堅強不屈的戰鬥氣概。

人 物

符若華——23歲，琮崖縱隊某大隊看護長。

韓承光——25歲，琮崖縱隊某大隊的中隊指導員，傷員。

事務長——40歲，老紅軍。

小 春——17歲，炊事員。

張 強——25歲，瓊崖縱隊某大隊小隊長。

小 楊——17歲，傷員。

云大祿——24歲，傷員。

林 东——25歲，傷員。

刘參謀——27歲，符若華的愛人。

政 委——35歲。

大隊長——30歲。

阿金叔——43歲，西村人。

阿金嫂——40歲，西村人，阿金叔的妻子。

刘大爺——50歲，西村人。

刘大媽——48歲，西村人，刘大爺的妻子。

陈二孀——30歲，西村人。

王大爺——45歲，老紅軍的家屬。

羣衆若干人。

傷員若干人。

琮崖縱隊某大隊的指戰員若干人。

日軍軍官、漢奸、通譯及日偽軍若干人。

字幕：一九四三年夏天，在祖國的海南島上，一支英勇頑強的人民游擊隊在艱苦奮戰着……

廣闊無垠的山林地區，稠密的藍得發黑的叢林覆蓋着大地，起伏的崇山峻嶺像海洋中激盪着的波濤。

酷熱的中午，太陽猛烈地照射着。

藍天白雲間，蒼鷹傲然地在高空翱翔。

楓林里，一支不整齊的隊伍在行進着。人們穿着破爛的便衣、洋服、軍裝，背着、扛着各式各樣的武器和行李，比較划一的是銅盔式的小竹帽和兩顆手榴彈。在指揮員和戰鬥員的行列中間，夾雜着挑竹籬和背鐵鐮的女炊事員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長列抬着傷員的担架隊，抬担架的大部份是健壯的女同志。

山林外傳來斷斷續續的迫擊炮聲和機關槍聲，聲音是那樣低沉遙遠，已經不能引起戰士們的注意。戰後的疲勞和飢渴襲擊着他們。無風的密林像蒸籠般的悶熱。許多人把小竹帽推到腦後，解开衣服，边走边抹着汗水。從沒膝的野草中踏出來的道路是難走的，光滑滾燙的石塊和刺人的野籬給赤腳的人們很大威脅。

人們越走越慢，隊伍給拉得愈來愈稀疏。

在深山的山腰上，出現一塊較平坦的茅草地。一个手上縛着繃帶的战士坐在一塊大石头上休息。接着一个年輕的女同志挑着担子走上來，在她那孩子般的圓圓胖胖的臉上，汗水像小河似的流下來，她放下担子，一边擦汗，一边摘下竹帽來搨風。

“張强，你怎么不睡担架？”她轉身看見坐在大石头上的伤員，这样問道。

“不睡……”張强沒好气地回答。

“啊！那怎么行啊！回头，我告訴看護長去！”她威脅他說，并且裝出要走的样子，被張强攔住了。

“噯噯噯！小春，小春！一睡担架就不讓我打仗了。”

“那你的伤怎么样？”小春还不放松。

“行啊！你看！……”張强故作健康的樣子。

“唔，坐下來歇歇吧！”小春緩和下來了。“不过，等一会我还是要跟看護長說的”。

他們坐下來了，天气太熱了；他們兩人的心情都顯得很煩燥，半晌沒有誰想說話。

“給点水喝！”張强說。

“唔，不知道还有沒有？”說着，小春把竹筒遞給他。

竹筒干得一滴水也沒有。

張强使勁地把竹筒扔在地下，小春連忙拾起來，兩個人無言地坐着。

張强东張西望，看見石塊旁边有几株相思子樹，他伸手摘了几片叶子放進嘴里，皺着眉头嚼了一陣，厭惡地把

渣子吐出來，沒好氣地說：

“新区說什麼也沒有老区好，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，見不到一个老百姓，連口水都沒得喝，真是個鬼地方！”

“誰說这个地方不好？”突然，山下傳來一声洪亮而又嚴厉的質問。

張强和小春同时回过頭去。

只見一个人背着大鐵鍋艰难地走上來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便衣，束着腰、赤着脚、头上还戴着一頂灰色的硬氈帽，十足的農民打扮，从長滿胡須和多皺紋的臉上，可以看出他已經是四十开外的經風霜的人了。

“事务長！歇会吧！”張强大声地向他招呼。

“老爹！我來帮帮你！”小春說着搶上前去，把压在事务長身上的鐵鍋拿下來。

“唔！好沉啊！”事务長放下鐵鍋，嘻嘻哈哈地說，看他說話的样子，好像这个鐵鍋并不重，好像他故意逗这两个年輕人。但有一点他是掩飾不住的，那就是他渾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。

他找塊石头坐下來。解开湿漉漉的上衣，精神奕奕地看着这两个年輕人，他們也看着他，知道他要說話了。

“張强！”果然，事务長以長輩的口气談話了，“你說这个地方不好嗎？嘿，你錯啦！你知道不知道，十几年前，这里是老根据地。那时候，我在这打过游击。要說这一帶的老百姓嘛，真是家家是軍屬，戶戶是模范，一心为革命啊！后来，紅軍轉移了，才讓敌人糟踏成这个样子，弄得十里没人烟，你能說这里的老百姓不好嗎？”

張強沒有說話。低頭去。

“你的傷怎麼樣？”事務長轉換了口吻，很關切地問。

“他的傷還沒有好。”沒等張強說話，小春先說了。

“那你為什麼不睡担架”事務長很嚴厲地說。

張強想辯解，只听小春喊道：

“看護長來啦！”

張強怕被看護長看見，急忙往山下走去。

小山坡上出現一付担架，抬担架的是兩個女同志，走在前面的一个，年紀只有二十三歲，身材虽然并不很高大，但很結實，光着頭，赤着腳，穿着一套藍色的便衣，短短的衣袖，高高捲起的褲腳，頭髮剪得很短，一雙大眼睛發出逼人的光輝，她的名字叫符若華，是这个大隊的看護長。

她已經走到小山坡的平地上，但后面那个女同志还在斜坡上，身材又比較矮小，担架的全付重量都压在肩上，那个女同志咬着牙一步步地走道，担架搖搖晃晃，符若華焦急地喊道：“慢点！慢点！”

小春赶忙跑過來。

事務長丟下鉄鍋，也跟着走過來。

三个人扶着帮着，把担架抬上了土坡。

担架还要往前走。

“停一下吧！你們太累了。”躺在担架上的韓承光低声阻止他們。

担架擱置在大石上，若華小心地拿开遮住陽光的樹枝。韓承光盖着一件軍用大衣，只露出瘦削的变成腊黃色

的面孔，他的伤势太重了，动也不能动一下，但从他那双沉着坚毅的眼睛里，看出他有很大的自制力。

“喝水呀，指導員。”若華捧着一个軍用水壺遞到他的嘴邊。

“扶我起來。”

韓承光咬着牙忍受着伤口的疼痛，讓若華把他扶起來。小春、事務長和担架員怔怔地望着他。

韓承光喝了几口水，似乎好受些，瞧着事務長說：“事務長，你辛苦了。”

“指導員，你躺下吧！”事務長上前扶着他。

“不要緊，我會好起來的，你們喝點水吧！”韓承光把水壺送給事務長。

“我們全喝過了。”事務長接過水壺，蓋好了，交給若華。

“後來打得怎麼樣？”韓承光瞧着事務長說。

“不錯，打毀了鬼子四輛汽車，還繳了兩挺機槍。”

“隊伍都進山啦？”

“都進來了！”若華點頭安慰他，她不願意他說話太多，強着要他躺下去。

“政委跟大隊長呢？”韓承光躺在担架上還在問。

二

在山嶺的高處，幾株大廣榔樹下，有三個佩着短槍的人，這是大隊的指揮員們。他們圍坐在草蓆上，正在討論隊伍的行動問題。

刚从支隊部回來的刘參謀，急急忙忙地翻着小公事袋，从里边拿出几封信件，交給坐在对面的大隊長。大隊長接过来看了一下信封，然后交給坐在旁边的政治委員，政委急急地拆开看。

“老刘，沒帶点什么吃的东西來嗎？”大隊長趁着政委看信的空隙，和刘參謀閑談着。

“有的。”刘參謀从袋里掏出一包紅烟。

“这东西治不了肚子餓。”大隊長一面抽一面說。

“我也有三天沒吃飯了。”刘參謀苦笑地說。

“見到若華嗎？”大隊長很关切地問道。

刘參謀摇摇头。

“是个好老婆，你得好好鼓励鼓励她，那批伤員可把她忙坏啦！”大隊長很滿意地說着。

“咱們开始談吧！”政委放下信件說，“支隊部命令咱們馬上离开这里，集中力量作战，刘參謀，你先报告一下情况吧！”

“司令部的指示，要咱們先开展兩縣边界地区的工作，有了立足点再擴大發展。支隊部認為这里敌人統治較强，村庄少，粮食困难，有給敌人圍困的可能。”刘參謀急促地作着报告。

大隊長站起來，在草蓆旁边踱來踱去，一会，对政委說：“怎样？今晚动身吧！”

政委点点头說：“按照規定的時間，非走不可。”

“伤員呢？可以帶走嗎？”大隊長沉吟一会，望着刘參謀。

“伤員是帶不走的，三天的路程，还要准备作战。”

刘參謀毫不遲疑地回答。

政委也說：“对的，傷員一定得留下來。”

大隊長猶豫不決地說：“留下是很危險的……”

政委考慮一会說：“当然很危險，但沒有別的办法。他們人數少，容易隱蔽，只要有老百姓幫助，困難還可以克服的。”

“村里有可靠的人嗎？”大隊長看着刘參謀。

刘參謀考慮了一下說：“有，做响導的阿金叔，人很可靠，他兒子就是在老紅軍時犧牲的。”

政委點了點頭：“阿金这个人我也認識，他做这个事很合適。”

大隊長也表示同意：“就这样办吧！可是留下誰照應他們？”

“我想好了，事務長是這一帶地方的人，要把他留下，還有看護長也要留下，傷員沒有他不行了。”政委計算着說。

“刘參謀，你的意見怎么样？”大隊長回頭望着刘參謀。

刘參謀一時回答不上來，窘得滿臉通紅，勉強地說：“組織決定吧！我沒有意見。”

“把你們夫妻分開了是不大好，可是傷員沒有了她是不行的。”政委微笑地安慰着刘參謀，“把剛才的決定跟她談一下。”

“隊伍黃昏前出發，你們倆還可以談點私事呢！”大隊長想笑，卻又收住了笑容。

刘參謀心緒不寧地離開了他們。

在傍着山澗的嶺腰上，一塊較為平坦的坡地上面，用樹枝和干草紮起幾個小寮子，若華和事務長正在往寮子上蓋芭蕉葉，事務長嘴里哼着“游擊隊員歌”：“在那高高的山崗上，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……”轉身看見劉參謀從坡邊走上來，他風趣地輕輕推了一下若華唱道：“你看，那邊誰來了？”

若華回頭望了一眼，不好意思地說：“老爹，你！……”

“事務長，大隊長請你去。”劉參謀很嚴肅地轉身對若華說：“若華，我們到那邊走一下。”

事務長哼着歌想走開，聽見劉參謀說話，又站住了。

“什麼事？”若華感到奇怪地問道。

但是劉參謀已經走了。

“去吧！看樣子是有事。”事務長輕輕地說。

只有幾株大松樹的山頂上，微風一陣陣掠過，松樹葉發出嘩嘩的響聲。一羣翡翠色的小鳥，在松樹上唧唧喳喳地叫着。遠處的密林里，傳來山雞的叫喚和啄木鳥清脆的敲擊聲，一切都顯得很安寧。

若華坐在松樹下的草地上，風吹亂了她的頭髮，劉參謀坐在她的旁邊，默默地抽着煙。

“大隊為什麼不帶我們走呢？”過了一會，若華才抬起頭來問劉參謀。

“帶到那兒去？你总不能叫大隊帶着傷員去開辟新根據地吧！大隊天天要作戰，要流動，為了傷員的安全，

也應該留在山上養傷，你說是不是？”劉參謀對若華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，心里也是沒有把握的，但是組織上已經決定了，況且傷員也真是离不开她，所以他現在極力想說服她。

“我從來沒離開過大隊……这么多的傷員……還有醫藥糧食什么的呢？我一个人……”若華很不安地說。

“怎麼是你一个人呢？你們留下的人，要成立一個支部，大隊指定由韓承光同志擔任支部書記……”

若華注意地听着。

“還有事務長和小春也留下幫助你。”劉參謀繼續說。

“事務長也留下？”

“噢！”

若華听了心里鎮定多了，并且开始對自己方才的話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于是她岔開話題：

“你這次怎麼出發這樣久？”

“支隊部派我到老家去了一趟。”

“見到媽媽了嗎？”若華低聲問道。

劉參謀點點頭。

“小蓉呢？”

“她很好。”劉參謀笑了笑說，“臨走時，還哭着要來看你呢。”

劉參謀搜着公事袋，好一會，拿出一張小相片，遞給若華。

相片上是一個四、五歲，有着兩只大眼睛的小姑娘。

若華的臉上現出母性的光輝。她看了又看說：

“生活很苦罢？”

“苦呀！不过鬼子的主力給咱們吸引過來了，只剩下一些偽軍，到底好些，媽整天忙着。小蓉是托姨媽照管的。”

“媽說些什么？”若華关心地問道。

“沒說什么，叫我們不要惦着家，好好地干下去。”

沉默。兩个人都怀念起家鄉和親人來。

若華抑制着自己，突然看見刘參謀脚上的草鞋已經坏了，还要走多少山路呢？若華有些为自己的丈夫难过起來，赶忙从身上的小背包里拿出一双布面膠底鞋和一件白襯衣，遞給刘參謀，強着他馬上穿起來。

刘參謀抬头看了看，太陽快落山了，他很不情願地站了起來，从腰帶上摘下一个日式手榴彈交給若華，若華推還給他，他固执地遞過來：

“留下，用得着它的。”

若華把手榴彈握在手里，望着大步向山下走去的愛人，一股無法抑制的感情攪住了她。

事務長从山下走上來，親切地拍她一下，若華轉身看見事務長，緊緊地抓住他的手：

“老爹！……”

事務長理解她的心情，握緊她的手，緩緩地点头……。

黃昏，夕陽在浮云、樹林、山谷的邊緣上抹上一層金光。

陰暗的峽谷里，响起了集合的哨音。

政委和大隊長向若華走來，后边还跟着一个老百姓。

“若華，我給你介紹一下，這位就是阿金叔，他今天還要領我們下山，過兩天，他會來看你們，你們需要什么，就跟他要，他會想辦法的！”政委說完之後，又特別補充一句：“阿金叔是紅軍時代的老交通員，鬥爭經驗很豐富啊！”

“以後，您得多幫助我們啦！”若華握了握阿金叔的手，很高興地說。

阿金叔很溫厚地笑了笑，說：“你這麼年輕啊！聽政委給我介紹的時候，我還以為你……”

“很老是不是……”若華笑着說。

“阿金叔，你別看她年輕，她干革命工作可有幾年了呢！”

政委當面誇獎若華，若華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

政委看了看表，時間已經到了，又囑咐若華說：“看護長，組織對你的唯一的要求就是養好同志們的傷，回到隊伍里來，同時大隊在西路站穩了腳根，就馬上來接你們的！”

“政委放心！我們會盡力執行的。”

政委感激地握着她的手。

峽谷里，隊伍已經走得差不多了。

山腰上，傷員們默默地瞧着遠離了的大隊，眼光中流露着對隊伍的留戀和對自己掉隊的懊惱。

若華也站在那里，一種離開母親的感覺涌到心頭，她使勁地咬着嘴唇，默默地望着。

一個戰士匆匆地從隊伍前頭趕回來，走近若華，他遞

过一双布面膠鞋，气喘喘地說：

“刘參謀跟着尖兵排走了，他叫我把这双鞋給你。”

若華默默地接过鞋，低头不語。

隊伍很快在峽谷里消失了，闐闐的山林，一下子变得沉寂無声。

兩顆眼泪从若華的眼眶里掉下來，她回过头，看見山腰上的伤员还没有散开，指導員也在那里。

“指導員，你怎么也起來了！”

指導員發現若華臉上的泪痕，以手示意，若華自嘲地拭去眼泪，但却抑不住心情的激动，终于低泣起來。

“看护長！离开隊伍誰都难过，等同志們养好了伤，就可以回隊伍了。”指導員安慰她說，“你們的寮子都搭好了嗎？”

若華点了点头。

“噢！安頓好同志們，馬上开一个党支部会！”

“好！”若華用力地拭掉眼泪，轉身向山坡走去。

三

早晨，陰沉的峽谷越發顯得沉靜，一只黃獐在远处山林里嗥叫，它的孤單凄惻的叫声，更加助長了人們的煩悶。

在韓承光的寮子里，若華拿着洋鉄罐和瓷盤子，坐在床沿上替韓承光擦洗伤口。

若華解开了紮帶，望着發膿的伤口，心情很沉重。

“粮食还有嗎？”韓承光很关心地問道。